

网罗城乡民生需求——

浙江各类社会组织多角度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文平的经历可以在当下收获许多共鸣。父母来城里和自己同住,没过两天就觉得无聊,吵着要走,尤其是在小孩能够独立之后。孩子们上学,青年人上班,老年人待在一个陌生的社区里,总会显得空落落。”

古荡街道辖区内青年人才众多,如何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安顿这些随子女迁居而来的年迈的“新杭州人”?关注到这一需求,古荡街道益之家社会组织服务站的老漂吧应运而生,为随迁老人提供了交流聚会的空间,服务站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开办多种老年兴趣班,小小的老漂吧里传来了天南海北的笑声。“青年人也可以来这里报兴趣班,都是免费的。”王文平说道。

从城市阳台的亚运服务站到基层社区的老漂吧,从数字经济联合会的“高大上”到村级慈善组织的“小而美”……浙江省民政部门积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专业性强、服务面广的独特优势,在社会服务和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多点开花,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到了重要抓手,提供了宝贵经验。

服务精度高 社会组织聚焦新需求

老漂吧的下棋声、居民的议事声、小孩的嬉闹声……走进古荡街道益之家社会组织服务站,各种声音传入了耳中。这里像是个百宝箱,图书室、心理咨询室、成长驿站等应有尽有。作为西湖区第一批旗舰式民生综合体,这里的面积达到了7200余平方米,为周边居民提供各类服务,也是街道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基地。这里目前有实体社会组织7家,项目合作11家。

其中颇有特色的“善粮公社”由第三方杭州市健康社区服务中心负责运营,所有物资均由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采取以“幸福币”兑换产品的方式发放物资,为低保、低边等困难人员提供服务。目前共收到物资总价值约为10.38万元,累计发放爱心食品及用品价值7.6万余元。

在中秋、腊八、元宵、端午等传统节日节气,这里也会开展知识科普、二手物资快闪等活动,同时还根据困难群众的自身需求和家庭情况,设计居家志愿、心理咨询、上门探访、代购代送等特色服务。“做公益不仅是社工志愿者的事,所以现在我们的居民做公益也会收到幸福币,也能参加兑换,我们由此希望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

忙碌起来,共同为美好生活努力。”王文平说。

最近同样开始忙碌的,还有位于杭州城市阳台的亚运青年V站。再过两个月,杭州亚运会即将开幕,来来往往的游客常会选择在这里拍照打卡。荷兰小伙Thijs这几天也因此有些忙碌,热心公益的他最近主动担任了志愿者们的“临时”英语老师。“我对公益很感兴趣,所以过来教一教最简单的表达。”

他或许没有想到,眼前这座功能齐备的亚运青年V站一年多以前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核酸亭。防疫政策调整后,四季青街道四叶草公益服务中心接手了这里的运营,将其改造成为了集园路、急救、亚运知识宣传为一体的志愿服务驿站。

“这里最近每天都要服务近百人,大家主要是来问路的。”四季青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即便如此,志愿者们也都已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应急培训。“像心肺复苏、灭火器的使用这些技能我们要保证志愿者们人人都会的。”

志愿者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是需要不断精进的。对于这一点,宁波市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主任杜燕美也感受颇深。“我们现在发现,之前的慈善模式不管用了,光靠送钱,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为此,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与当地有关部门打出了全省首个社工+慈善模式,致力于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将社会慈善资源转化成精准化、精细化的社会服务。

“比如说,家长得了病该怎么跟孩子开口,这个我们都有专门的社工去帮助。”杜燕美介绍道,目前,中心已有人驻的慈善类组织和慈善项目共13个,每周开展各类活动平均超过30场次,年度开展活动量超过1800场,为超过50个公益慈善组织链接慈善项目资源,链接资金超过600万元。“总而言之,我们就是把那些希望做好事的人和企业的资金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帮到实实在在的个体。”杜燕美补充道。

覆盖范围广 社会组织网罗城与乡

走在深溪村的龙鹭步道上,



古荡街道益之家社会组织服务站老漂吧区域

村长柳国飞对于村子里的新变化产生了感慨。“这条路上的石板、石子都是村民们自己拿来的。”与都市里的情况不同,村里的社会组织最初源自乡贤,而发动大家来修这条步道的,正是由乡贤团体发展而来的思泉社会服务中心。

此外,溪坑清道夫、深溪红党员团队等社会组织也在村子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今天的深溪村,各个档次的农家乐都能被游客找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社会组织积极发挥着作用,招引而至的深溪飞鸟骑行公园等项目正帮助村子把年轻人“拉”回乡下,而正在孕育的深溪草帽编织产业也将在不久地将来给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带来更大的收益。

杭州市萧山区宁新村的传化基金会创立之初的想法与之类似。同样是希望在当年养老体系尚未覆盖农村之时起到了关

键作用。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50岁以上的老年女性,都可以每月领到一笔补贴,而且年龄越大补助越多,大病补助最多则可以领到8000元。

“传化当时做这件事是从十多年前开始的,别看这一点钱不多,但对于我们老人而言,当时那可是唯一的收入。”宁新村老人高永光今年已经70岁,享受养老补贴已有10年的时光,目前可以拿到每年960元的生活补贴。

除了农村地区以外,城市的边边角角历来也容易成为社会治理的“盲区”。铁路沿线地带更是如此。隶属宁波市鄞州区白鹤街道黄鹂社区的鹞西走廊因其沿着铁路沿线而建,时常会引得年轻人拍照打卡的,实际上,这里曾经是一条杂草丛生、违建众多的破败小巷。针对这一情况,鄞州区社区发展基金会先后投入200余万元,并引导机关事业单位、爱心企业和个人接力进行

社区环境整治改造。

通过共商共议,着眼老旧小区治理提升的难点痛点,使其华丽转身,而后又引入了咖啡馆、射箭馆等各类年轻人喜欢的活动项目。原先破败的三不管地带一下子有了生气。

同样是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清泉社区“三和”志愿服务中心的“共享奶奶”项目让原本疏远的城市邻里关系有了深入下去的纽带,袁佩君等一批退休老人义务帮带、接送社区内上班族居民的孩子,传出了一段“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佳话。而在鄞州区社会组织创新园里,这样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

作为数字之城,对于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杭州也有自己的作为。杭州市数字经济协会围绕着“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发展导向,对接各区县市科普需求,根据老年人等科普受众的特点定制化讲堂。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了解数字经济,更好地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比如说,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防诈骗,这些内容我们都会在讲堂里开设的,我们还会教他们视频剪辑等一些新的技能,丰富退休生活。”杭州市数字经济协会负责人介绍道。

“搭好平台、赋能增效,我们希望充分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优势,提供更加丰富、细致的服务。”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长江宇表示,下一步,浙江将继续盘活社会资源,积极投身到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培育、孵化、扶持、服务,引领社会组织释放正能量,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省域范例。(据浙江在线)



亚运青年V站外景